

明清小說資料匯編



第四编 世情小说

金瓶梅

与董思白书

(明)袁宏道

一月前,石簪见过,剧谭五日。已乃放舟五湖,观七十二峰绝胜处,游竟复返衙斋,摩霄极地,无所不谈,病魔为之少却,独恨坐无思白兄耳。《金瓶梅》从何得来?伏枕略观,云霞满纸,胜于枚生《七发》多矣。后段在何处?抄竟当于何处倒换?幸一的示。

(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一尺牍)

编者注:董思白,是明书画家董其昌的号。董其昌(1555~1636),字玄宰,号思白、香光居士,华亭(今上海市松江县)人。官南京礼部尚书,谥文敏。袁宏道的这封信,写于万历二十四年(1596年),当时他任吴县知县。这是有关《金瓶梅》流传的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记载。

与谢在杭书

(明)袁宏道

今春谢胖来,念仁兄不置,胖落寞甚,而酒肉量不减。持数刺谒贵人,皆不纳,此时想已南。仁兄近况何似?《金瓶梅》料已成诵,何久不见还也?弟山中差乐,今不得已,亦当出,不知佳晤何时?葡萄社光景,便已八年,欢场数人,如云逐海风,倏尔天末,亦有化为异物者,可感也!

(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一尺牍)

编者注：谢在杭，即谢肇淛(1527—1624)。肇淛，字在杭，福建长乐人。万历进士，官广西右布政使。

觞 政

(明)袁宏道

十之掌故

凡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所言饮式，皆酒经也。其下则汝阳王《甘露经》、《酒谱》、王绩《酒经》、刘炫《酒孝经》、《贞元饮略》、宴子野《酒谱》、朱翼中《酒经》、李保绩《北山酒经》、胡氏《醉乡小略》、皇甫崧《醉乡日月》、《侯白酒律》，诸饮流所著记传赋诵等为内典。《蒙庄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南北史》、《古今逸史》、《世说》、《颜氏家训》、陶靖节、李、杜、白香山、苏玉局、陆放翁诸集为外典。诗馀则柳舍人、辛稼轩等，乐府则董解元、王实甫、马东篱、高则诚等，传奇则《水浒传》、《金瓶梅》等为逸典。不熟此典者，保面瓮肠，非饮徒也。

(《袁中郎全集》卷三)

游居柿录

(明)袁中道

卷 九

往晤董太史思白，共说诸小说之佳者。思白曰：“近有一小说，名《金瓶梅》，极佳。”予私识之。后从中郎真州，见此书之半，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，乃从《水浒传》潘金莲演出一支。所云“金”者，即金莲也；“瓶”者，李瓶儿也；“梅”者，春梅婢也。旧时京师，有一西门千户，延一绍兴老儒于家。老儒无事，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，以西门庆影其主人，以馀影其诸姬。琐碎中有无限烟波，亦非慧人不能。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：“决当焚之。”以今思之，不必焚，不必崇，听之而已。焚之亦自有存之者，非人力所能消除。但《水浒》崇之则海盗，此书海淫，有名教之思者，何必

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？

万历野获编

（明）沈德符

卷二十五 词曲 金瓶梅

袁中郎《觴政》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浒传》为外〔逸〕典，予恨未得见。丙午，遇中郎京邸，问：“曾有全帙否？”曰：“第睹数卷，甚奇快。今惟麻城刘诞白承禧家有全本，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。”又三年，小修上公车，已携有其书，因与借抄挈归。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，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；马仲良时榷吴关，亦劝予应梓人之求，可以疗饥。予曰：“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，坏人心术，他日阎罗究诘始祸，何辞置对？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！”仲良大以为然，遂固篋之。未几时，而吴中悬之国门矣。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，遍觅不得，有陋儒补以入刻，无论肤浅鄙俚，时作吴语，即前后血脉，亦绝不贯串，一见知其贋作矣。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，指斥时事，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、林灵素则指陶仲文、朱勔则指陆炳，其他各有所属云。中郎又云：“尚有名《玉娇李》者，亦出此名士手，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。武大后世化为淫夫，上烝下报；潘金莲亦作河间妇，终以极刑；西门庆则一骠憨男子，坐视妻妾外遇，以见轮回不爽。”中郎亦耳剽，未之见也。去年抵辇下，从邱工部六区（志充）得寓目焉，仅首卷耳，而秽黷百端，背伦灭理，几不忍读。其帝则称完颜大定，而贵溪、分宜相构亦暗寓焉。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，则直书姓名，尤可骇怪，因弃置不复再展。然笔锋恣横酣畅，似尤胜《金瓶梅》。邱旋出守去，此书不知落何所。

编者注：此则亦载《说部丛书》及《增补曲苑》所收《顾曲杂言》。

山林经济籍

（明）屠本峻

屠本峻曰：不审古今名饮者，曾见石公所称“逸典”否？按《金瓶梅》

流传海内甚少，书帙与《水浒传》相埒。相传嘉靖时，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，朝廷籍其家。其人沉冤，托之《金瓶梅》。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，今已失散。往年予过金坛，王太史宇泰出此，云以重货购抄本二帙。予读之，语句宛似罗贯中笔。复从王征君百谷家，又见抄本二帙，恨不得睹其全。如石公而存是书，不为托之空言也，否则石公未免保面瓮肠。（《觴政》十之掌故。）

（据阿英《小说闲谈·金瓶梅杂话》转录）

编者注：石公，袁宏道的号。袁宏道（1568—1610），字中郎，号石公，湖广公安（今属湖北）人。万历进士，官吏部郎中，与兄宗道、弟中道，并称三袁，为公安派的创始者。百谷，王稚登的字。王稚登（1535—1612），明文学家，字百谷，先世江阴（今属江苏）人，移居苏州。嘉靖末入太学，万历时曾召修国史。

天爵堂笔馀

（明）薛 冈

卷 二

往在都门，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《金瓶梅》见示，余略览数回，谓吉士曰：“此虽有为之作，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？当急投秦火。”后二十年，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，予得尽览。初颇鄙嫉，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，而独吴月娘以善终，颇得劝惩之法。但西门庆当受显戮，不应使之病死。简端序语有云：“读《金瓶梅》而生怜悯心者，菩萨也；生畏惧心者，君子也；生欢喜心者，小人也；生效法心者，乃禽兽耳。”序隐姓名，不知何人所作，岂确论也。所宜焚者，不独《金瓶梅》，《四书笑》、《浪史》当与同作坑灰。李氏诸书存而不论。

（据马泰来《有关〈金瓶梅〉早期传播的一条材料转录，见《光明日报》1984年8月14日）

编者注：马泰来《有关〈金瓶梅〉早期传播的一条材料》一文中云：“薛冈，浙江鄞县人，嘉靖四十年（1661）生，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

仍在世。”

味水轩日记

(明)李日华

卷 七

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，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《金瓶梅》小说来，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，而锋焰远逊《水浒传》。袁中郎极口赞之，亦好奇之过。

金瓶梅词话序

(明)欣欣子

窃谓兰陵笑笑生作《金瓶梅传》，寄意于时俗，盖有谓也。

人有七情，忧郁为甚。上智之士，与化俱生，雾散而冰裂，是故不必言矣。次焉者，亦知以理自排，不使为累。惟下焉者，既不出于于心胸，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。然则，不致于坐病者几希！

吾友笑笑生为此，爰罄平日所蕴者，著斯传，凡一百回，其中语句新奇，脍炙人口，无非明人伦，戒淫奔，分淑慝，化善恶，知盛衰消长之机，取报应轮回之事，如在目前始终，如脉络贯通，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，使观者庶几可以一晒而忘忧也。

其中未免语涉俚俗，气含脂粉。余则曰：不然。《关雎》之作，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富与贵，人之所慕也，鲜有不至于淫者。哀与怨，人之所恶也，鲜有不至于伤者。吾尝观前代骚人，如卢景晖之《剪灯新话》、元微之之《莺莺传》、赵君弼之《效顰集》、罗贯中之《水浒传》、丘琼山之《钟情丽集》、卢梅湖之《怀春雅集》、周静轩之《秉烛清淡》，其后《如意传》、《于湖记》，其间语句文确，读者往往不能畅怀，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。此一传者，虽市井之常谈，闺房之碎语，使三尺童子闻之，如饫天浆而拔鲸牙，洞洞然易晓。虽不比古之集理趣，文墨绰有可观。其他关系世道风化，惩戒善恶，涤虑洗心，无不小补。譬如房中之事，人皆好之，人皆恶

之。人非尧舜圣贤，鲜不为所耽。富贵善良，是以摇动人心，荡其素志。观其高堂大厦，云窗雾阁，何深沉也；金屏绣褥，何美丽也；鬓云斜亸，春酥满胸，何婵娟也；雄凤雌凰迭舞，何殷勤也；锦衣玉食，何侈费也；佳人才子，嘲风咏月，何绸缪也；鸡舌含香，唾圆流玉，何溢度也；一双玉腕绾复绾，两只金莲颠倒颠，何猛浪也。既其乐矣，然乐极必悲生。如离别之机将兴，憔悴之容必见者，所不能免也。折梅逢驿使，尺素寄鱼书，所不能无也。患难迫切之中，颠沛流离之顷，所不能脱也。陷命于刀剑，所不能逃也。阳有王法，幽有鬼神，所不能遁也。至于淫人妻子，妻子淫人，祸因恶积，福缘善庆，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，故天有春夏秋冬，人有悲欢离合，莫怪其然也。合天时者，远则子孙悠久，近则安享终身；逆天时者，身名罹丧，祸不旋踵。人之处世，虽不出乎世运代谢，然不经凶祸，不蒙耻辱者，亦幸矣。故吾曰：笑笑生作此传者，盖有所谓也。

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。

（《金瓶梅词话》卷首）

金瓶梅跋

（明）廿公

《金瓶梅传》，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，盖有所刺也。然曲尽人间丑态，其亦先师不删《郑》、《卫》之旨乎。中间处处埋伏因果，作者亦大慈悲矣。今后流行此书，功德无量矣。不知者竟目为淫书，不惟不知作者之旨，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。特为白之。廿公书。

（《金瓶梅词话》卷首）

·金瓶梅序

（明）弄珠客

《金瓶梅》，秽书也。袁石公亟称之，亦自寄其牢骚耳，非有取于《金瓶梅》也。然作者亦自有意，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。如诸妇多矣，而独以潘金莲、李瓶儿、春梅命名者，亦楚梼杌之意也。盖金莲以奸死，瓶儿以

孽死，春梅以淫死，较诸妇为更惨耳。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；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；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、净婆，令人读之汗下，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。余尝曰：读《金瓶梅》而生怜悯心者，菩萨也；生畏惧心者，君子也；生欢喜心者，小人也；生效法心者，乃禽兽耳。余友人褚孝秀，偕一少年，同赴歌舞之筵，衍至霸王夜宴，少年垂涎曰：“男儿何可不如此！”孝秀曰：“也只为这乌江，设此一着耳。”同座闻之，叹为有道之言。若有人识得此意，方许他读《金瓶梅》也。不然，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。奉劝世人，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。

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。

（《金瓶梅词话》卷首）

金瓶梅跋

（明）谢肇淛

《金瓶梅》一书，不著作者名代。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，凭怙奢汰，淫纵无度，而其门客病之，采摭日逐行事，汇以成编，而托之西门庆也。书凡数百万言，为卷二十，始末不过数年事耳。其中朝野之政务，官私之晋接，闺闼之媒语，市里之猥谈，与夫势交利合之态，心输背笑之局，桑中濮上之期，尊罍枕席之语，狙猿之机械意智，粉黛之自媚争妍，狎客之从卑逢迎，奴仆之稽唇淬语，穷极境象，诚意快心。譬之范工抟泥，妍媸老少，人鬼万殊，不徒肖其貌，且并其神传之。信稗官之上乘，炉锤之妙手也。其不及《水浒传》者，以其猥琐淫媒，无关名理。而或以为过之者，彼犹机轴相放，而此之面目各别，聚有自来，散有自去，读者意想不到，惟恐易尽。此岂可与褻儒俗士见哉？此书向无镂板，钞写流传，参差散失。惟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。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，于丘诸城得其十五，稍为厘正，而阙所未备，以俟他日。有嗤余海淫者，余不敢知。然溱洧之音，圣人不删，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。仿此者，有《玉娇丽》，然则乖彝败度，君子无取焉。

（《小草窗文集》卷二十四，据马泰来
《谢肇淛与〈金瓶梅跋〉》转录，见

金瓶梅序

(清)谢 颐

《金瓶》一书，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。或云即凤洲手。然绵绵洋洋一百回内，其细针密线，每令观者望洋而叹。今经张子竹坡一批，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，兼使其粉腻香浓，皆如狐穷秦镜，怪窘温犀，无不洞鉴原形。的是挥《艳异》旧手而出之者，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。然后知《艳异》亦淫，以其异而不显其艳；《金瓶》亦艳，以其不异则止觉其淫。故悬鉴燃犀，遂使雪月风花，瓶罄篋梳，陈茎落叶，诸精灵等物，妆娇逞态，以欺世于数百年间，一旦潜形无地，蜂蝶留名，杏梅争色，竹坡其碧眼胡乎？向弄珠客教人生怜悯畏惧心，今后看官睹西门庆等各色幻物，弄影行间，能不怜悯，能不畏惧乎？其视金莲，当作敝屣观矣。不特作者解颐而谢，觉今天下失一《金瓶梅》，添一《艳异编》，岂不大奇！

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。

(《第一奇书》卷首，据清刊本)

编者注：此本扉页眉端横书“全像金瓶梅”，下题“彭城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本衙藏板”，板心题“第一奇书”，十一行，行二十五字，图百页。本书所录《第一奇书》各篇，除《第一奇书非淫书论》一篇，出自清崇经堂刊袖珍本外，均据此本。

竹坡闲话

(清)张竹坡

《金瓶梅》，何为而有此书也哉？曰：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，不得于时，上不能问诸天，下不能告诸人，悲愤呜咽，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。虽然，上既不可问诸天，下亦不能告诸人，虽作秽言以丑其讎，而吾所谓悲愤呜咽者，未尝便慊然于心，解颐而自快也。夫终不能一畅吾志，是其吝愈毒而心愈悲，所谓含酸抱阮，以此。固知玉楼一人，作者之自喻也。然

其言既不能以泄吾愤，而终于含酸抱阮，作者何以又必有言哉？曰：作者固仁人也，志士也，孝子悌弟也。欲无言而吾亲之仇也，吾何如以处之？欲无言而又吾兄之仇也，吾何如以处之？且也为仇于吾天下万世也，吾又何如以公论之？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隐，又不能下告士师以求其平，且不能得急切应手之荆、聂以济乃事，则吾将止于无可如何而已哉？止于无可如何而已，亦大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。展能以思，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愤，是用借西门氏以发之。虽然，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？我见作者之以孝哥结也。磨镜一回皆《蓼莪》遗意，啾啾之声，刺人心如此，其所以为孝子也。至其以十兄弟对峙一亲哥哥，末复以二捣鬼为缓急相需之人，甚矣《杀狗记》无必亲切也。闲尝论之：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，最假者莫若财色。然而伦常之中，如君臣朋友夫妇，可合而成；若夫父子兄弟，如水同源，如木同本，流分枝引，莫不天成。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辈。噫！此而可假，孰不可假？将富贵而假者可真，贫贱而真者亦假。富贵热也，热则无不真；贫贱冷也，冷则无不假。不谓冷热二字，颠倒真假一至于此！然而冷热亦无定矣。今日冷而明日热，则今日真者假，而明日假者真矣。今日热而明日冷，则今日之真者，悉为明日之假者矣。悲夫！本以嗜欲故，遂迷财色，因财色故，遂成冷热，因冷热故，遂乱真假，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，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，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。嗟嗟！假者一人死而百人来，真者一或伤而百难赎。世即有假聚为乐者，亦何必生死人之真骨肉以为乐也哉？作者不幸，身遭其难，吐之不能，吞之不可，搔抓不得，悲号无益，借此以自泄，其志可悲，其心可悯矣。故其开卷，即以冷热为言，煞末又以真假为言。其中假父子矣，无何而有假母女；假兄弟矣，无何而有假弟妹；假夫妻矣，无何而有假外室；假亲戚矣，无何而有假孝子。满前役役营营，无非于假景中提傀儡。噫！识其假则可任其冷热，守其真则可乐吾孝弟。然而吾之亲父子已荼毒矣则奈何？吾之亲手足已凋零矣则奈何？上误吾之君，下辱吾之友，且殃及吾之同类则奈何？是使吾欲孝而已为不孝之人，欲弟而已为不弟之人，欲忠欲信而已放逐谗间于吾君吾友之侧，日夜咄咄，仰天太息，吾何辜而遭此也哉？曰：以彼之假相聚故也。噫嘻！彼亦知彼之所以为假者，亦冷热中事乎！假子之子于假父也，

以热故也，假弟假女假友皆以热故也。彼热者盖亦不知浮云之有聚散也。未几而冰山颓矣，未几而阙阅朽矣。当世驱己之假以残人之真者，不瞬息而已之真者亦飘泊无依，所为假者安在哉？彼于此时，应悔向日为假所误。然而人之真者，已黄土百年。彼留假傀儡，人则有真怨恨。怨恨深而不能吐。日酿一日，苍苍高天，茫茫碧海，吾何日而能忘也哉？眼泪洗面，椎心泣血，即百割此仇，何益于事？是此等酸法，一时一刻酿成，千百万年死而有知，皆不能坏。此所以玉楼弹阮来，爱姐抱阮去，千秋万载，此恨绵绵，无绝期矣。故用普净以解冤偈结之。夫冤至未不可解之时，转而来共解，则此一刻之酸，当如何含耶？是愤已百二十分，酸又百二十分，不作《金瓶梅》，又何以消遣哉？甚矣仁人志士孝子悌弟，上不能告诸天，下不能告诸人，悲愤呜咽而作秽言，以泄其愤，自云含酸，不是撒泼，怀匕囊锤，以报其人，是亦一举。乃作者固自有志，耻作荆、聂，寓复仇之义于百回微言之中，谁为刀笔之利，不杀人于千古哉？此所以有《金瓶梅》也。然则《金瓶梅》，我又何以批之也哉？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，而千针万线，同出一丝，又千曲万折，不露一线。闲窗独坐，读史读诸家文少假偶一观之，曰：如此妙文，不为之递出金针，不几幸〔辜〕负作者千秋苦心哉？久之心胆怯焉不敢遽操管以从事，盖其书之细如牛毛，乃千万根共具一体，血脉贯通，藏针伏线，千里相牵，少有所见，不禁望洋而退。迩来为穷愁所迫，炎凉所激，于难消遣时，恨不自误〔娱〕一部世情书，以排遣闷怀，几欲下笔，而前后结构，甚费经营，乃搁笔曰：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，其所以前后经营者，细细算出，一者可以消我闷怀，二者算出古人之书，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，我虽未有所作，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，不尽备于是乎？然则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，我暇与人批《金瓶梅》也哉？

（《第一奇书》卷首）

苦孝说

（清）张竹坡

夫人之有身，吾亲与之也。则吾之身，视亲之身，为生死矣。若夫亲

之血气衰老，归于大造，孝子有痛于中，是凡为人子者所同，而非一人独具之奇冤也。至于生也不幸，其亲为仇所算，则此时此际，以至千百年，不忍一注目，不敢一存想，一息有知，一息之痛为无已，呜呼痛哉！痛之不已，酿成奇酸，海枯石烂，其味深长。是故含此酸者，不敢独立默坐。苟独立默坐，则不知吾之身、吾之心、吾之骨肉，何以栗栗焉如刀斯割，如虫斯噬也。悲夫！天下尚有一境焉，能使斯人悦耳目、娱心志，一安其身也哉？苍苍高天，茫茫厚地，无可一安其身，必死乃庶几矣。然吾闻死而有有知之说，则奇痛尚在，是死亦无益于酸也。然则必何如而可哉？必何如而可，意者生而无我，死而亦无我。夫生而无我，死而亦无我，幻化之谓也。推幻化之谓，既不愿为人，又不愿为鬼，并不愿为水石。盖为水为石，犹必流石人之泪矣。呜呼！苍苍高天，茫茫厚地，何故而有我一人，致令幻化之难也？故作《金瓶梅》者，一曰含酸，再曰抱阮，结曰幻化，且必曰幻化孝哥儿，作者之心，其有馀痛乎！则《金瓶梅》当名之曰“奇酸志”、“苦孝说”。呜呼！孝子孝子，有苦如是！

（《第一奇书》卷首）

金瓶梅寓意说

（清）张竹坡

稗官者，寓言也。其假捏一人，幻造一事，虽为风影之谈，亦必依山点石，借海扬波。故《金瓶》一部，有名人物，不下百数，为之寻端竟委，大半皆属寓言。庶因物有名，托名摭事，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。如西门庆、潘金莲、王婆、武大、武二，《水浒传》中原有之人，《金瓶》因之者无论。然则何以有瓶、梅哉？瓶因庆生也。盖云贪欲嗜恶，百骸枯尽，瓶之罄矣。特特误出瓶儿，直令千古风流人同声一哭。因瓶生情，则花瓶而子虚性花，银瓶而银姐名银。瓶与屏通，窥春必于隙底。屏号芙蓉，玩赏芙蓉亭，盖为瓶儿插笋。而私窥一回卷首词内，必云绣面芙蓉一笑开，后玩灯一回灯赋内荷花灯、芙蓉灯。盖金、瓶合传，是因瓶假屏，又因屏假芙蓉，浸淫以入于幻也。屏风二字相连，则冯妈妈必随瓶儿，而当大理屏风，又点睛妙笔矣。芙蓉栽以正月，艳冶于中秋，摇落于九月，故瓶儿

必生于九月十五，嫁以八月二十五，后病必于重阳，死以十月，总是芙蓉谱内时候。墙头物去，亲事杳然，瓶儿悔矣，故蒋文蕙将闻悔而来也者。然瓶儿终非所据，必致逐散，故又号竹山，总是瓶儿心事中，生出此一人。如意为瓶儿后身，故为熊氏姓张，熊之所贵者胆也，是如意乃瓶胆一张耳。故瓶儿好倒插花，如意茎露独尝，皆瓶与瓶胆之本色情景。官哥幻其名，意亦皆官窑哥窑，故以雪贼死之。瓶遇猫击，焉能不碎？银瓶坠井，千古伤心。故解衣而瓶儿死，托梦必于何家，银瓶失水矣，竹篮打水，成何益哉？故用何家蓝氏作意中人，以送西门之死，亦瓶之余意也。至于梅又因瓶而生，何则？瓶里梅花，春光无几。则瓶罄喻骨髓暗枯，瓶梅又喻衰朽在即。梅雪不相下，故春梅宠而雪娥辱，春梅正位而雪娥愈辱。月为梅花主人，故永福相逢，必云故主。而吴典恩之事，必用春梅襄事。冬梅为奇寒所迫，至春吐气，故不垂别泪，乃作者一腔炎凉痛恨发于笔端。至周舟同音，春梅归之，为载花舟。秀臭同音，春梅遗臭，载花舟且作粪舟。而周义乃野渡无人，中流荡漾，故永福寺里，普净座前，必用周义转世为高留住儿，言须一篙留住，方登彼岸。然则金莲岂尽无寓意哉？莲与芰类也，陈，旧也，败也，敬茎同音，败茎芰荷，言莲之下场头。故金莲以敬济而败。侥幸得金莲芰茎之罪，西门乃打铁棍。铁棍，芰茎影也。舍根而罪影，所谓糊涂。败茎不耐风霜，故至严州，而铁指甲一折即下。幸徐封相救，风少劲即吹去矣。次后过街鼠寻风，是真朔风。风利如刀，刀利如风，残枝败叶，安得不摧哉？其父陈洪，已为露冷莲房坠粉红，其舅张团练搬去，又荷尽已无擎雨盖，留此败茎支持风雪，总写莲之不堪处。益知夏龙溪，为金莲胜时写也；温秀才积至水秀才，再至倪秀才，再至王潮儿，总言水枯莲谢，惟馀数茎败叶，潦倒污泥，所为风流不堪回首，无非为金莲污辱下贱写也。莲名金莲，瓶亦名金瓶，侍女偷金，莲瓶相妒，斗叶输金，莲花飘萎，芰茎用事矣。他如宋蕙莲、王六儿，亦皆为金莲写也。写一金莲，不足以尽金莲之恶，且不足以尽西门、月娘之恶。故先写一宋金莲，再写一王六儿，总与潘金莲一而二，二而三者也。然而蕙莲，荻莲也，望子落帘儿坠，含羞自缢，又为叉竿挑帘一回重作缢〔渲〕染。至王六儿又黄芦儿别音，其娘家王母猪。黄芦与黄竹相类，其弟王经，亦黄芦茎之义。芦茎叶皆后空，故王六儿好干后庭花，亦随手成趣。

芦亦有影，故看灯夜，又用铁棍一觑春风，是芦荻皆莲之副，故曰二人皆为金莲写。此一部写金写瓶写梅之大梗概也。若夫月娘为月，遍照诸花，生于中秋，故有桂儿为之女。扫雪而月娘喜，踏雪而月娘悲，月有阴晴明晦也。且月下吹箫，故用玉箫，月满兔肥，盈已必亏，故小玉成婚，平安即偷镀金钩子到南瓦子里耍。盖月照金钩于南瓦上，其亏可见。后用云里守人梦，月被云遮，小玉随之，与兔俱隐，情文明甚。李娇儿，乃桃李春风墙外枝也。其弟李铭，言理〔里〕明外暗，可发一笑。至贲四嫂与林太太，乃叶落林空，春光已去。贲四嫂姓叶，作带水战，西门将至其家，必云吩咐后生王显，是背面落水，显黄一叶也。林太太用文嫂相通。文嫂住捕衙厅前，女名金大姐，乃蜂衙中一黄蜂，所云蜂媒是也。此时爱月初宠，两番赏雪，雪月争寒，空林叶落，所为莲花芙蓉，安能宁耐哉？故瓶死莲辱，独让春梅争香吐艳。而春鸿、春燕，又喻韶光迅速，送鸿迎燕，无有停息。来爵改名来友，见花事阑珊，燕莺遗恨。其妻惠元，三友会于园，看杜鹃啼血矣。内有玉箫勾引春风，外有玳安传消息。箫有合欢之调，蕙莲、惠元以之。箫有离别之音，故三章约乃阳关声。西门听之，能不动深悲耶？惹草拈花，必用玳安。一曰嬉游蝴蝶巷，再曰密访蜂媒，已明其为蝶使矣。所谓玳瑁斑花蝴蝶，非欤？书童则因箫而有名。盖篇内写月写花写雪，皆定名一人。惟风则止有冯妈妈。太守徐封，虽亦一人，而非花娇月媚正经脚色。故用书童与玉箫合，而箫疏之风动矣。未必云私挂一帆，可知其用意写风。然又通书为梳，故书童生于苏州府长熟县，字义可思。媚客之唱，必云画损了掠儿稍，接手云贲四害怕，梳子在座，篦子害怕，妙绝《艳异》遗意，为男宠报仇。金莲必云打了象牙，明点牙梳。去必以瓶儿丧内，瓶坠簪折，牙梳零落，箫疏风起，春意阑珊，阳关三叠，大家将散场也。《金瓶》之大概寓言如此。其他剩意，不能殚述。推此观之，笔笔皆然。至其写玉楼一人，则又作者经济学问，色色自喻皆到。试细细言之。玉楼髻上绣“玉楼人醉杏花天”，来自杨家，后嫁李家，遇薛嫂而受屈，遇陶妈妈而吐气，分明为杏无疑。杏者，幸也。身毁名污，幸此残躯留于人世，而住居臭水巷。盖言无妄之来，遭此荼毒，污辱难忍，故著书以泄愤。嫁于李衙内，而李贵随之，李安往依之，以理为贵，以理为安。归于真定枣强，真定言吾心淡定，枣强言龟勉工夫，所为勿助勿忘，此是

作者学问。王杏庵送贫儿于晏公庙任道士为徒，晏安也，任与人通，又与仁通，言我若得志，必以仁道济天下，使天下匹夫匹妇，皆在晏安之内以养其生，皆入于人伦之中以复其性，此作者之经济也。不谓有金道士淫之，又有陈三引之，言为今人声色货利浸淫已久，我方竭力养之教之，而金莲又使其旧性复散，不可救援，相率而至于永福寺内，共作孤魂而后已，是可悲哉！夫永福寺涌于腹下，此何物也？其内僧人，一曰胡僧，再曰道坚，一肖其形，一美其号，永福寺真生我之门死我户，故皆于死后，同归于此，见色之利害，而万回长老，其回肠也哉！他如黄龙寺，脾也；相国寺，相火也。拜相国长老，归路避风黄龙，明言相火动而脾风发，故西门死气如牛吼，已先于东京言之矣。是玉皇庙，心也，二重殿后一重侧门，其心尚可问哉？故有吴道士主持结拜。心既无道，结拜何益？所以将玉皇庙始，而永福寺结者以此。更有因一事而生数人者，则数名公同一义。如车（扯）淡、管世（事）宽、游守（手）、郝（好）贤（闲），四人共寓一意也。又如李智（枝）、黄四，梅李尽黄，春光已暮，二人共一寓意也。又如带水战一回，前云聂（捏）两湖、尚（上）小塘、汪北彦（沿），三人共一寓意也。又如安沈〔枕〕（枕）、宋（送）乔年，喻色欲伤生，二人共一寓意也。又有固〔因〕一人而生数名者，应伯（白）爵（嚼）字光侯（喉）、谢希（携）大（带）字子（紫）纯（唇）、祝（住）实（十）念（年）、孙天化（话）字伯（不）修（羞）、常峙（时）节（借）、卜（不）志（知）道、吴（无）典恩、云里守（手）字非（飞）去、白赖光字光汤，贲（背）第（地）传、傅（负）自新（心）、甘（干）出身、韩道（捣）国（鬼），因西门庆不肖，生出数名也。又有即物为名者，如吴神仙，乃镜也，名无奘，冰鉴照人无失也。黄真人，土也，瓶坠簪折，黄土伤心。末用楚云一人遥影，正是彩云易散。潘道士，拚也，死孽已成，拚着一做也。又有随手调笑，如西门庆父名达，盖明捏土音，言西门之达，即金莲所呼达达之达。设问其母何氏，当必云娘氏矣。桂姐接丁二官，打丁之人也。李（里）外传，取其传话之意。侯林儿，言树倒猢猻散。此皆掉手成趣处。他如张好问、向汝晃（谎）之类，不可枚举。随时会意，皆见作者狡滑〔猾〕之才。若夫玉楼弹阮，爱姐继其后，抱阮以往湖州何官人家，依二捣鬼以终，是作者穷途有泪无可洒处，乃于爱河中捣此一番鬼话，明亦无可如何之中，作书以自遣也。至其以孝哥结入一百回，用

普净幻化，言惟孝可以消除万恶，惟孝可以永锡尔类，今使我不能全孝，抑曾反思尔之于尔亲却是如何，千秋万岁，此恨绵绵，悠悠苍天，曷其有极，悲哉悲哉！

（《第一奇书》卷首）

第一奇书非淫书论

（清）张竹坡

《诗》云：“以尔事〔车〕来，以我贿迁。”此非瓶儿等辈乎？又云：“予不我思，岂无他人？”此非金、梅等辈乎？狂且、狡童，此非西门、敬济等辈乎？乃先师手订，文公细注，岂不曰此淫风也哉？所以云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注云：“《诗》有善有恶。善者起发人之善心，恶者惩创人之逆志。”圣贤著书立言之意，固昭然于千古也。今夫《金瓶》一书，亦是《褰裳》、《风雨》、《蓀兮》、《子衿》诸诗细为摹仿耳。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微，显言之而流俗皆知。不意世之看者，不以为惩劝之韦弦，反以为行乐之符节，所以目为淫书，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。但目今旧板现在金陵印刷，原本四处流行买卖。予小子悯作者之苦心，新同志之耳目，批此一书，其寓意说内，将其一部奸夫淫妇，悉批作草木幻影；一部淫词艳语，悉批作起伏奇文。至于以弟子起，孝子结，一片天命民彝，殷然慨恻，又以玉楼、杏庵照出作者学问经纶，使人一览，无复有前此之《金瓶》矣。但恐不学风影等辈，借端恐诮，意在骗诈。夫现今通行发卖，原未有禁示，小子穷愁著书，亦书生尝〔常〕事。又非借此沽名，本因家无寸土，欲觅蝇头以养生耳。即云奉行禁止，小子非套翻原板，固云我自作我的《金瓶梅》。我的《金瓶梅》上，洗淫乱而存孝弟，变账簿以作文章，直使《金瓶梅》一书，冰消瓦解，则算小子劈《金瓶梅》原板，亦何不可使邪说当辟。而辟邪说者，必就邪说而辟之，其说方息。今我辟邪说而人非之，是非之者，必邪说也。若不预先辨明，恐当世君子为其所惑。况小子年始二十有六，素与人全无怨，本非不律以泄愤懣，又非囊有馀钱，借梨枣以博虚名，不过为糊口计。兰不当门，不锄何害，锄之何盖？是用抒诚，以告仁人君子，共其量之。

金瓶梅杂录小引

(清)张竹坡

凡看一书,必看其立架处。如《金瓶梅》内房屋花园以及使用人等,皆其立架处也。何则?既要写他六房妻小,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。然全分开,既难使诸人连合;全合拢,又难使各人的事实入来,且何以见西门庆豪富。看他妙在将月、楼写在一处,娇儿在隐现之间,后文说挪厢房与大姐住,前又说大妗子见西门庆揭帘子进来,慌的往娇儿那边跑不迭,然则娇儿虽住厢房,却又紧连上房东间,或有门可通者也。雪娥在后院近厨房。特特将金、瓶、梅三人放在前院花园内,见得三人虽为侍妾,却似外室名分,不正赘居其家,反不若李娇儿以娼家娶来,犹为名正言顺,则杀夫夺妻之事,断断非千金买妾之目。而金、梅合,又分出瓶儿为一院。分者理势必然,必紧邻一墙者,为妒宠相争地步。而大姐住前厢,花园在仪门外,又为敬济偷情地步。见得西门庆,一味自满托大,意谓惟我可以调弄人家妇女,谁敢狎我家春色。全不想这样妖淫之物,乃令其居于二门之外。墙头红杏,关且关不住,而况于不关也哉?金莲固是冶容诲淫,而西门庆实自慢藏海盗。然则固不必罪陈敬济也。故云写其房屋是其间架处。犹欲耍狮子先立一场,而唱戏先设一台。恐看官混混看过,故为之明白开出,使看官如身入其中,然后好看书内有名人数进进出出,穿穿走走,做这些故事也。他如西门庆的家人妇女,皆书内听用者,亦录出之,令看者先已了了,俟后遇某人做某事分外眼醒。而西门庆淫过妇人名数,开之足令看者伤心惨目,为之不忍也。若夫金莲,不异夏姬,故于其淫过者,亦录出之,令人知惧。

(《第一奇书》卷首)